

走近赛珍珠

叶兆言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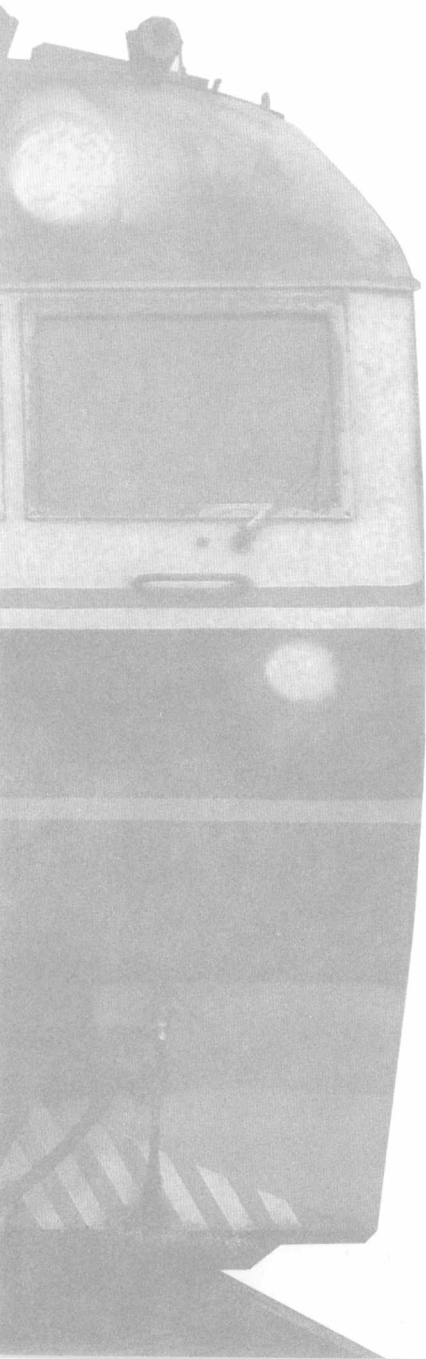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走近赛珍珠

叶兆言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近赛珍珠 / 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5

ISBN 978-7-80240-193-8

I. 走… II. 叶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9015 号

策划统筹



楚尘文化

书 名 走近赛珍珠
著 者 叶兆言
责任编辑 冰 宏
特约编辑 周 轶
装帧设计 丁威静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14 千字
印 数 1—10000 册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5.00 元

目录

- 001 走近赛珍珠
- 107 王金发考
- 217 故事：关于教授
- 335 后记
- 341 作者年表

走近赛珍珠

第一章

1

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电话时，正准备动身去刘岳厚那里。这个电话接得很匆忙，我已经换好了出门的衣服，摸了摸钥匙串，意识到它确实是在口袋里，然后换上鞋，刚拉开门，电话铃响了。以往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我的电话可以录音，有时候因为偷懒，我故意不去接电话，然而这一次，我似乎预感到了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，犹豫了片刻，脱了一只鞋，在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蹦着，跌倒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，一把抓起电话。

电话那头传来了罗燕女士的声音，我首先听到的是张艺谋的名字。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，我不由得一怔。

罗燕女士说：“是张艺谋向我推荐了你！”

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虽然张艺谋让几位作家同时替

他撰写武则天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，害得许多义愤人士跳出来痛加指责，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骂他，但是我对张艺谋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作家受点侮辱，吃点亏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觉得张艺谋起码有两点可喜之处：第一，中国电影这么差劲，而他的电影确实不错，还可以看；第二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看小说了，总算他还是个能坚持看小说的人。我并不认识张艺谋，自然也谈不上和他打过交道，却听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过他。

罗燕女士接着在电话里作自我介绍。由于她说自己刚从美国过来，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卢燕女士。当我自作聪明提到卢燕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更正的声音。

罗燕女士说：“我姓罗，是‘思维’罗，燕子的‘燕’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，敷衍说自己明白了。

罗燕告诉我她曾经拍过电影，若干年前，曾经主演过《女大学生宿舍》，并问我有没有看过。我又怔了一怔，说看过。说完了就后悔，事实是，我只知道有过这么一部电影，我看过的国产电影极少。好在罗燕女士不会从电话里感觉到我因为说谎而脸红。直到去医院，在电梯上，我才想明白所谓“思维”罗，应该是“四维”罗，“四”和“维”两个字，合起来，便成了一个繁体字的“羅”。对于没有实行简化字的台湾和香港，这样的文字障碍绝对不会存在，可是对于我这种生在红旗下、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，偶尔闹些简体字繁体字的笑话，就在所难免了。

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不知我为什么要笑，她盯着我手中的电梯票看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两位首次前来探视病人的访问者，对医院电梯的收费制度，表示强烈的不满，电梯缓缓地上升，两个人的嘴里便叽里咕噜。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显然不想理睬他们，然而到了最后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不就是一毛钱一个人嘛，舍不得的话，我送你们下去，你们再自己走上来！”

两个人立刻无话可说，一个人的脸上，显出了愤怒之色，另一个解嘲地对我一笑，转过头去，看电梯显示器上的阿拉伯数字。

2

我从电梯间出去的时候，一辆盖着白被单的推车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因为在这座癌症专科医院里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，频繁程度让人震惊。这是一座死亡的医院，死神在医院的过道上散着步，一不留神就把谁带走了。刘岳厚最初住在一个大病房里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，他们像医生一样熟悉自己的病情，一旦他们被送到那些单间的小病房，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限就要到了。

刘岳厚是在两天前被送进小病房的。他的女儿刘丽英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他父亲“差不多了”。我问她刘岳厚是什么时候进小病

房的。刘丽英有些不耐烦，说刚安置好，大约就是半个小时之前，她此时正在病区的办公室。隐隐约约地，可以听见护士的说话声，我不知道自己在此时说什么都好，听了一会电话那头的噪音，奇怪刘丽英怎么没声了。

我对着电话里大声地“喂”了一下。

刘丽英压低着嗓子说：“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也没什么事。”

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。

电话里又没声音了，我不知道她是在继续听我说话，还是在哭。我想，此时她的心情肯定很难过。我说一定抽时间去趟医院，我的话音刚落，她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的住处离刘岳厚所在的医院不远，但是一直到两天以后，我才正式决定去看他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自从刘岳厚的癌症复发，重新住进这家医院，医生就向刘丽英暗示过，她的父亲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性。所有的治疗将是象征性的，目的虽然是为了延缓生命，究竟有没有效果，很难说。在这期间，我曾经无数次地去医院看望过刘岳厚，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，可结果都不是。

从一开始，我就在等待着最后的结局。不仅是我，还有刘丽英，还有刘丽英的丈夫，当然也包括刘岳厚自己。刘岳厚在乡下的妻子，在乡下的儿子和女儿，以及关系比较近的亲戚，一次次赶来为他送终，临了都是不耐烦地快快而去。这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游戏，幸好刘岳厚有公费医疗，要不然真是拖不起。刘丽英作

为这座城市中刘岳厚唯一的亲人，被父亲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。久病无孝子，刘丽英可以说已经尽力了。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农村老家不停地来人，结果弄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。

在一刹那间，我突然心惊肉跳地想到，那辆和我擦肩而过的手推车上，那具雪白的被单罩着的尸体，很可能就是刘岳厚。这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。在刘丽英给我打过电话的两天里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。我磨磨蹭蹭，直到两天以后才来医院，潜意识里难道不是正等待着这样的结局吗？

很快我明白自己错了。为了这个小小的插曲，当我真走进刘岳厚的单人小病房时，我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尴尬。事实上，刘岳厚并不像我想象的，只剩了最后一口气，已进入弥留状态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瞪着眼睛，一看见我，竟然笑起来。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只是苦笑，不说话。

3

很长时间里，我和刘岳厚什么话也没说。说什么呢，安慰的话我向来不擅长，而且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白说。癌细胞已经在刘岳厚的身上充分扩散，尽管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，尽管他精神好的时候仍可以健谈，但是当他向我伸出自己的舌头，展示在那上面泛

滥作怪的癌细胞病变时，我便明白那一天不会太远。我仿佛已经嗅出了他身上的死亡气息。

他的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，我做出很认真的样子，研究那些管子。一名护士进来换输液药水，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，笑着问我最近在写什么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一边十分麻利地插着针管，一边打听我的一部正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的结局。

“现在的作家，都喜欢悲剧，”她十分关心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命运，对我的安排似乎是不太满意，“我觉得如今的时代，需要的应该是喜剧。”

一直不吭声的刘岳厚，突然很认真地插起话来：“可惜生活，却被证明是个悲剧。”

刘岳厚的声音低低的，有些嘶哑，听起来很惨人。我和病房的护士和负责刘岳厚治疗的医生，都熟悉。为了让他们对刘岳厚有所关照，我曾经根据病区的医护人员花名册，每人送了一本我的小说集。刘岳厚时常对护士和医生提起我，也对那些癌症病友吹嘘我的故事。他到处对人说我曾是他的学生。他喜欢和别人谈我的祖父，谈我的父亲，甚至谈我的妻子和女儿。一旦我在本地的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散文之类的东西，他肯定会和周围的人讨论半天。如果没有人愿意听他谈论这些，他便跑到病区办公室，往我的家里挂电话，结果害得整个病区的人，都觉得他精神有些毛病。

护士离去以后，我告诉刘岳厚，有一个叫罗燕的女人打电话给

我，希望我替她改编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。刘岳厚不知道罗燕是谁，于是我提到了某某的名字。

“张艺谋想改编你的小说？”他有气无力地说着。

我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。张艺谋和我要说的这件事根本不搭界。刘岳厚也从来没有看过张艺谋的片子，他只是不断地在报纸上看到过张的名字。和我的许多热心的读者一样，他坚持认为只要我的小说能被张艺谋改编，我就会像当今那些最走红的小小说家一样火爆起来。

“你已经有些名气了，但是还需要再来一把火。”刘岳厚润了润沙哑的嗓子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但是气力已经不够了。他的嘴唇无意义地动着，发不出声来，于是只好对我苦笑。自从他住进这家医院以后，他总是这样苦笑。苦笑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表情。我决定继续和他谈论张艺谋，因为此时此刻，也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话题。我向他介绍张艺谋拍摄的一部电影，恰巧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，只能是转述别人的观点。

“那么究竟是谁想改编你的小说？”刘岳厚似乎还不死心，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，把话题又拉了回去。

“没有人想改编我的小说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你的小说应该有人把它拍成电影！”

我对他耸了耸肩膀。这是个多余的动作，躺在那儿的刘岳厚不可能注意到我在对他耸肩膀。他的脸上都是疲倦，想说话，又有些

力不从心。类似的话题，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，他根本不在乎我，不愿谈论这些。我决定不做声，他反正也没什么气力说话了，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相对，也挺好。

外面走道上，一位病人的家属，和护士小姐为了什么事争起来。噪音突然就高起来，然后便可以听见有许多脚步声从过道上跑过。我注意到刘岳厚和我一样，正竖着耳朵，十分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显然已经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。有人在帮着吵，有人在劝，乱作一团。这医院里老是吵架，都是绝症病人，家属的火气特别旺，想找机会发泄。护士小姐的工作量很重，待遇一点也不比别的医院好，因此脾气也大。一个想找点事，一个根本就不怕事，大家都是针尖对麦芒，稍一碰撞，就冒出了火花。

外面的声音终于小了下来。我注意到，刘岳厚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，正轻轻地打着呼噜。他的女儿刘丽英拎着一个塑料口袋走进来，对我点点头，站在床边看着刘岳厚。

刘岳厚突然睁开眼睛，非常突兀地问着：“那个打电话给你的人是谁？”

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，以为他是在说梦话。刘丽英显然已经被父亲的病拖得筋疲力尽，她不耐烦地问他究竟在说什么。

刘岳厚的眼神在空中转了一圈，落在我的脸上：“那个女制片人？”

他指的是罗燕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惦记着这事。刘丽英转过身来，看着我。我只好把说过的话，很无趣地再说一遍。我告诉他，多少年以前，罗燕曾是一名女演员，主演过一部叫《女大学生宿舍》的电影，后来去了美国，现在肯定是混阔了，想拍摄赛珍珠的一部小说。

刘岳厚依然满脸困惑：“赛珍珠是谁？”

4

从医院出来，我开始一直在想赛珍珠。赛珍珠是谁，很多人都会提这样的问题。如今的中国人，除了写小说的，或者是搞小说研究的，许多人已经不太知道赛珍珠这个名字。就算是知道她的名字，对她的作品和生平也了解甚少。在小病房里，我试图用最简短的语言，向刘岳厚介绍赛珍珠。我觉得自己是说清楚了，可是刘岳厚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黯淡，他似乎并不是真的想知道赛珍珠是谁。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并不想弄清楚赛珍珠是谁。

医生告诉我，刘岳厚最多还能活一个星期。看着我心情沉重的样子，医生劝我想开一些。死亡在这个医院里是例行公事，人总会有一死，因此问题的关键，是活着的人，应该好好地活着。他希望我有可能的话，写写他的病区，写写那些死到临头的病人。由于我

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望刘岳厚，因此这样与医生之间的谈话，显然也不是第一次。事实上，这次谈话和以往任何一次谈话都如出一辙。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敷衍。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写小说的，常常极度热心地希望我写什么，向我推荐素材，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许多事可以写，可惜他们不是作家。

回到家里，妻子知道我去了医院，让我赶快洗手，用消毒肥皂洗手。她问我刘岳厚的病情如何，我把医生说过的话如实汇报。吃晚饭时，妻子看我耷拉着脑袋不说话，以为我是在为刘岳厚的事难过，安慰我应该想开一些。她说明天去菜场买些鲫鱼，熬汤给刘岳厚喝。刘岳厚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，虽然有时候也烦他，但是他和我们家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。

“死对于他来说，也许是个解脱。”妻子一边安排女儿的功课，一边对正看着报纸的我说。

我的脑海里在想着赛珍珠。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改编赛珍珠的小说一事，老实说还没有什么底。对于电影来说，我还是个门外汉。我心不在焉地看着报，看完了报，又看电视，噼里啪啦地胡乱换频道。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这天晚上的电影频道，恰巧播放《女大学生宿舍》。天下竟然真会有这样的巧事。这是一部老掉牙的电影，我之所以能记住，是因为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，曾在这部电影里演过一个配角。妻子不明白一向不爱看国产电影的丈夫，为什么突然对这种老片子感起兴趣，她不声不响地站在我旁

边，观察着我的表情。

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仍然在想着赛珍珠。我进入不了电视屏幕上已经发展到了一半的剧情，弄不清哪一位是女主角，自然也吃不准哪位是罗燕女士。我唯一认出来的，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，她戴着一副眼镜，和生活中的本人并不太像。我一边走神，一边看电视的样子大概很滑稽，也有些可疑，结果不得不心虚地向妻子解释，自己今天接到过一个叫罗燕的女士的电话。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妻子，因为和电影界人士打交道，最终结局十有八九不会愉快。我想等事情有了正式眉目以后再说。

“你已经答应改编了？”妻子认真地问我。

我说没有，说究竟接不接这个活，得好好地想一想。我并没有在电话里立刻给罗燕女士一个肯定答复。

“为什么？”妻子是电影迷，她总是希望我能在电影这个行当上插上一脚。

“电影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将电视换了一个频道，笑着说。